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三

列傳

唐七十三

裴坦 贄　崔彥昭　鄭畋

王鐸 鐐　王徽　盧攜

蕭遘　韋昭度　張濬

劉崇望 崇龜 崇魯　鄭延昌　王溥

盧光啓　陸扆　王摶

鄭綮　朱朴　孫偓　韓偓

裴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及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名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綯當國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名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取揚收女奩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從子贄

贄字敬臣及進士第累擢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
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
戸部尚書帝幸鳳翔為大明宫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
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戸參軍殺之
崔彦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淹貫儒術擢進士第數應
帥鎮辟奏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戸部侍郎繇河
陽節度使徙河東沙陀諸部多犯法彦昭撫循有威恵
三年境内大治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

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初楊收路巖韋保衡
皆生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倣秉政矯革之而彦昭協力
故百職修舉遷門下侍郎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勵
丁寧以成其美彦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順色柔聲左
右無違士人多其孝伶人李可及為懿宗所寵横甚彦
昭奏逐死嶺南累拜兼尚書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
太傅卒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舉進士賢良方正書判拔

卒皆中李德裕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薦為刑部
郎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出為桂管觀察使坐吳
湘獄不能直貶死畋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
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為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
渭南尉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綯繼當國皆怨德裕其賓
客並廢斥故畋外更帥鎮幕府幾十年綯去位始為虞
部員外郎右丞鄭薰誣畋罷出之久乃入為刑部員外
郎劉瞻相薦授户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俄知制誥會

討龎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皆切機要勛平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旨瞻以諫迕懿宗罷畋草制多褒言韋保衡等以為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內徙郴絳二州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言宜備顧問詔著於令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禁百官僕史不得擅至宰相府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餉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

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後以王師甫為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蕪總兵歳加獻錢二十萬縉畋曰荷且有功而師甫以利謀奪其兵不可再遷門下侍郎封滎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乾符六年黄巢勢寖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立功乃曰駢才畧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之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

根蔓天下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

即機上肉耳天子内亦屬駢乃然攜議會駢奏南蠻方

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為損國威

靈不可即抗論至相詬攜怒拂衣去裾䤖於硯因抵之

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畋為太子賓

客分司東都俄召拜吏部尚書明年為鳳翔隴西節度

使募鋭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發輒得會巢陷東都

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紩戎衣給戰士帝出梁

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誤國臣請死帝勞遣之且曰
公謹扼賊衝無令西畋還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於
梁者道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
即悉出金帛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偽赦令示軍
中乃去明日詔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
乃聽命畋遣子凝績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賊將又至畋斬于軍還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
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

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
伏以待戰龍尾坡殺賊二萬咸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寰
内尚數萬無所歸畋招來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
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
王命不出劒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
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
此時微畋天子幾殆弘夫取咸陽以桴濟兵渭水賊伏
甲偽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為賊所覆畋數敕無

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
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
興平遣麾下求為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
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予能
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為留後衛畋出境半道即
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明年復拜
畋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戍將孫
鄴坐贓抵死畋言鄴護襃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

峨山拒賊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舊制
使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
侍滿三十月遷自軍興有歲內數遷者畋請行營節度
由裏行至大夫許滿二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
奏非軍興者如故事從之時田令孜恃權干請畋不應
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卒
不肯下令孜敬瑄內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
襲畋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遣客上

旼過咎帝得其情不許旼乃引疾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由大散關幸鳳翔供帳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績為壁州刺史留養從隴州按原文作龍州考關內道之龍州武德六年置貞觀二年併入綏德河北道之東龍州武德元年置天寶元年改充山當時已無此名今依舊唐書作隴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旼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奉天旼名隸麾下厚禮之茂貞

感其飾擢及畋還葬鄭表為請謚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享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官鄭㲄者薰子也方畋秉政擢為給事中至侍郎其損怨類如此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弟炎子 按鐸乃炎子播傳明云弟炎原文作昆弟子混今改

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初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拜御史中丞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由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

射趣拜司徒韋保衡始由鐸得進士謹事之及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為宣武節度使僖宗初以左僕射召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羣盜帝即以鐸為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敏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為將使守湖南俄而賊掠廣州鼓而北係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高駢

代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内幸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感慨王室每入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為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都統按原文作都統資治通鑑以王鐸為都都統西門思恭為都都監考異云此時諸將為都統者甚多鐸為都都統者是也紀亦作都都統今增判延資户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贄裴樞王摶等在幕府

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補時溥六節度為將佐中尉西門思恭為監軍率衛兵泊梁蜀師三萬壁盩厔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衂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於己乃搆鐸於帝罷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通鑑朱全忠之降也鐸為都統承制除官全忠初鎮大梁事鐸禮甚恭鐸依以為援而全忠兵浸強益驕倨鐸知不足恃表請還朝乃徙鐸為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

袁馬鮮明安侍且衆過魏樂彥禎子從訓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不能治天下痛之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鐸初自請出師聊藉以免伴食之誚非果有制勝長畧也是以坐鎮數載老師糜餉無尺寸功乃靦顏表請還朝不特庸碌無能亦且出入自由矣況當戎馬倥偬時擁姬侍而侈服御致為奸人覬伺舉室罹災抑亦自貽之戚耳史贊乃稱其有社稷才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不知鐸有何功業而如此稱許可謂信史乎

弟鐐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鐐拒之自督勇士與别將董漢勲守南北門城陷漢勲力戰死鐐貶

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商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從令狐綯署宣武淮南掌書記召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同忌徐商罷政守江陵表為殿中侍御史署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薦知雜事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為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易為姦徽始用墨擢翰林學士廣明元年盧攜罷以徽為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

黃巢入關夜僖宗西狩㣲與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狩
朝乃知追帝不及為賊執還迫以官陽瘖不答以刃環
脅卒不動守者懈乃奔河中裂纁書章遣人間走蜀詔
拜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授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固辭更為諸道
租庸供軍使因説行營都監楊復光請敕沙陀罪令赴
難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
觀焚殘園陵皆發掘鞠為邱莽乘輿未有東意詔㣲充

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使嶶外調兵食内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北尹宦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冐齊民嶶一平以法由是為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為少尹輕其權杞方居喪嶶奏止不使到府衆忿共譖罷嶶令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嶶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會帝出次實雞念嶶無罪拜吏部尚書封

瑯琊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熅作亂帝進次漢中熅逼名巖以匜廢自言及熅僭號迫羣臣作誓牒巖託手弱卒不肯署熅平帝至鳳翔名巖為御史大夫固辭足痺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洽帝顧宰相曰巖神氣尚強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失序吏肆為奸補調重複不可檢巖為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奸滯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謚曰貞

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鄭擢進士第辟浙東府

入朝為右拾遺累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符五
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弘
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翱甥同相
然所處議多駁初王仙芝起攜表宋威齊克讓曾袞皆
為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益熾乃以王鐸鎮荊南為
諸道都統攜不悅是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
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又欲
激巢使戰而敗鐸乃堅言不可假賊節鉞止授率府率

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詈由是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為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即按關東諸將為鐸畋所任者悉易置内倚田令孜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足蹇神塞事多决於親吏楊温李修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使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子賓客罷分司東都是夜仰藥死子晏天祐初為河南尉

柳璨殺之

蕭遘字得聖宰相寘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保衡材下諸儒靳薄之不甚齒獨稱重遘保衡憾焉保衡已為相摭遘罪由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未幾保衡死召為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縣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遘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

時藩鎮多興盜賊横放莫能制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為佐牙將時溥逐詳取節度溥為饔幹所毒不死或譖凝吉為詳報仇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孜受溥金勑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傳成其罪御史王華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遣即叩延英爭曰凝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接且數春安得同謀溥恃功壞法請案近臣畢侮王室有無將之萌帝悟止免官當此時令

孜權寵可炙公卿附順唯遘未嘗稍下後令孜以兵討王重榮重榮引沙陀敗王師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離間大臣遘與裴澈計名朱玫於邠玫以兵五千奉迎與沙陀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玫怒令孜并怨帝謂遘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肝髓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聞輿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為敕使之寵令姦臣爲國產怨我奉命而來返以為脅君羣臣報國極矣戰力

殫矣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黄門哉喪君有君公其圖之遘曰上無負天下為令孜制每言必涕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國玫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遘曰人非伊霍欲為禍首未或利也玫退曰我擇一王為帝違者斬乃立嗣襄王熅名遘作册咨辭玫更委鄭昌圖滋恨遘及還長安使昌圖相熅罷遘為太子太保移疾不出弟蘧為永樂令往從之帝還宫宰相孔緯與遘有隙乃劾遘嘗為僞

臣即賜死其所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李昌符亂興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即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為西川節度使敬瑄不內詔東川顧彦朗與建合兵討拜昭度兼行營招撫使淹年

歳始拔漢川建紿昭度曰公暴師逺事蠻夷方山東兵連禍結腹心疾也宜亟還定之敬瑄小醜責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劒門急攻成都因敬瑄自稱留後罷昭度為東都留守社讓能既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為平章事進太傅王行瑜求為尚書令昭度言太宗由是即位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況行瑜乎乃更號尚父行瑜怨會用李磎輔政而崔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為尚書令

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礙叶力此奸人立黨惑上聽恐復如社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關下言昭度代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不得志乃屏居金鳳山學縱横術以干時樞密使楊復

忝遇之以處士薦為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黄巢之亂稱疾扶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為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王鐸奏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強累召不應濬往說之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為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眙愧謝濬宣詔已召將佐至鞠場

倡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黄巢販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耶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取吾憐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雜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即引軍從濬西擢濬為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後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濬始由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為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即位復恭恃援立功

尊仕事帝稍不平當時多言濬有方畧乃復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强兵兵强天下服矣天子由是甘心於武功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帝幸梁由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之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曰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

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幸聽無疑既濬緯相倡和帝乃決出師詔濬為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副之韓建為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鎔並為招討使樞密使駱全瓘為行營都監以汴甲三千為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帝置酒安喜樓臨餞濬泣下曰陛下偪於賊臣顧以死除之先是汴華邠岐兵絕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已戍潞濬慮汴人遂據有之乃令揆分兵趨潞會太

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拨至長子為存孝所禽汴人亦棄城去濬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大北濬歛衆遁存孝進掠晉絳慈隰濬間道出王屋奔河清麾下畧盡全誨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辭悖慢朝廷震動即日罷濬為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繡州司戶參軍全忠為申請詔聽便濬乃至藍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為相故濬亦拜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為相暮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

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書乞骸骨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劉季述亂濬徒步入洛泣喻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為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搆他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寔天復三年十二月按糾謬云天復二年昭宗尚在岐下為全忠所圖未出亦未有卜洛之事王師範亦未起兵本紀書三年為得其寔本傳云二年者誤然此乃脫筆非文誤也今從紀晝一

始濬素厚永寧史葉彥彥知其謀以

告濬子格濬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彥幸士三十人送格泝漢入蜀後事王建少子播閤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吏必置制誥于紫極宮玄宗像前乃出之示不忘朝廷且欲雪家寃而不克終廣陵

劉崇望字希徒邢國公政會七世孫及進士第宣歙王凝辟轉運巡官崔安濳帥許及劍南崇望兄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安濳入為吏部尚書崇望又以員外郎

主南曹選事清辦僖宗幸山南王重榮怨宦豎不肯奉職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諭陳君臣大義動之重榮順服請誅朱玫自效使還擢翰林學士昭宗即位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濬伐太原崇望固執不可濬果敗代爲門下侍郎判度支玉山都將楊守信反夜陳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命崇望守度支庫遲旦含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大掠俄聞傳呼宰相來門闢崇望駐馬勞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不前殺

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乎士皆唯唯至長樂門賊
望兵至乃遁去是日京師不亂緊其力進尚書左僕射
朱全忠謀取徐泗表請以大臣代時溥乃授崇望武寧
軍節度使溥拒命崇望還爲太常卿會王珂王珙爭河
中詔以崔胤爲節度使珂李克用壻也太原邸吏薛志勤
曰崔公鎮河中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爲最善光德崇
望所居坊也後李茂貞王行瑜入害大臣生是貶昭州
司馬行瑜誅克用直其冤名爲吏部尚書徙兵部王建

欽并東川詔崇望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至建已使王宗滌知留後崇望乃還為兵部尚書卒贈司空

兄崇龜字子長擢進士終清海軍節度使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賈入踐血而覺乘艑亡吏蹟賈捕劾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集宰人暮以遺刀陰易一雜置之詰朝羣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

因殺之聲言賈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明類此
姻舊或干以財但寫荔支圖與之然不能防檢其家旣
没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損
弟崇魯字郊文亦第進士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僖宗避
難山南為嗣襄王熅史館修撰得不誅景福中以水部
郎中知制誥雅與崔昭緯善帝以李磎輔政而昭緯外
倚邠岐以久其權諷沮磎墨麻出崇魯輒掠麻大哭帝
問焉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收憸人為宰相磎以楊復

恭西門重遂得近職奈何用之礙由是不得相因自陳為山南楊守亮詆毀不容與復恭交私又言崇望為宰相使親吏日夕謁左軍與復恭親厚崇魯向殿哭厭詛天祚且其父生賄飲藥死崇魯身為朱玫史官作勸進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見田令孜没階趨廢制度自崇魯始其相詈如市人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崇魯甘為昭緯人牙黨私攻訐謬博直名較礙之僉邪附勢更為奸巧而彼此詰詰交鬨撓紊朝常唐室紀綱掃地矣其欲不亡得乎

崇龜始聞哭麻恚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

敗名今不幸乃生是兒後王行瑜崔昭緯相繼誅崇魯貶崖州司戶參軍終水部員外郎

鄭延昌字光遠其先滎陽人按史傳必系里居新唐書于里居無聞而族望可考者例曰其先某處人此鄭延昌傳里族俱略下王溥盧光啟傳則明著為失而不詳然本書宰相世系表具有考證傳未可獨佚也延昌表出北祖鄭氏與餘慶珣瑜同望今據增咸通末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鄭畋鎮鳳翔表在其府黃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諭慰諸軍畋再秉政擢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累進兵部侍郎兼京兆尹判度支拜戶部尚書以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刑部尚書無它功以病罷拜尚書左僕射卒

王溥字德潤其先晉陽人（按宰相世系表溥乃太原王氏其曾祖翔與翊翃為兄弟翃新舊書皆有傳為并州晉陽人明附傳族系甚明原傳云失其何所人誤今據表改）第進士累擢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鎮溥留充集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逢奏為刑部郎中知雜事昭宗蒙難東内溥與胤說衛軍執劉季述等殺之帝反正驟拜翰林學士戶部侍郎

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戶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會朱溫侵逼貶淄州司戶參軍賜自盡與裴樞等投尸于河

盧光啟字子忠其先范陽人（按范陽盧質質子晝晝子光啟三世詳見世系表不得云不詳何所人舊誤今據改）第進士累擢兵部侍郎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啟權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罷

為太子少保改吏部侍郎初光啓執政韋貽範蘇檢相繼為宰相貽範字垂憲以龍州刺史聚通州檢為洋州刺史二人奔行在貽範遷給事中用李茂貞薦閱旬為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倚權臣恣驁不恭會母喪免踰月奪服不數月卒檢初拜中書舍人貽範薦於茂貞即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茂貞與朱全忠通好乃求尚主取檢女為景王妃以固恩帝還京師檢長流環州光啓賜死

陸扆字祥文宰相贄族孫客於陝遂為陝人光啟二年從僖宗幸山南擢進士第累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屬辭敏速昭宗優遇之累為尚書左丞封嘉興縣男徙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嗣覃王以兵伐鳳翔扆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為它盜所乘無益也帝責扆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國封吳郡公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扆裴贄孰忠於

我偓曰扆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扆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啟夏門信不偓曰孰為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陛下反正扆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為不喜乃讒言也帝悟累兼戶部尚書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貞扆曰國西鳳翔為最近其罪固不可赦然尚修職貢朝廷未之絶無宜於詔書異也始崔胤罷相扆代之胤內怨望及是議以為陰有黨附䝉沂王傅分

司東都肩死復授吏部尚書從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扆濮州司戶參軍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扆初名允廸後改云

王溥字昭逸肅宗朝宰相璵之曾孫擢進士第辟佐王鐸滑州節度府累遷蘇州刺史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昌誅出為威勝節度使未行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會錢鏐兼領二浙故留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正

拜右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初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羣宦不平搆藩鎮內脅天子摶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偏聽産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盜威福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胤與摶並位素忌摶即劾摶為中官外應會胤罷疑摶擠斥乃厚結朱全忠薦已復輔政即譖摶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交私將危社稷全忠因顯疏其尤光化三年罷為工部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參軍事賜死藍田

驛

鄭綮字蘊武宰相世系表及舊書本傳俱不載里系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累擢左司郎中困窶甚丐補廬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斂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王徽為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雜事遷給事中杜弘徽任中書舍人綮以其兄讓能輔政不宜處禁要上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為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政衆譁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

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謠托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藴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使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俄聞制詔下歎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偘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為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録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博士上書議遷都襄鄧不報朴為人木彊無它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言朴有經濟才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饟遠

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嚴士為韓建所殺朴罷為秘書監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與朴皆相者孫偓

孫偓字龍光其先武邑人據宰相世系表增偓第進士歷顯官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為鳳翔四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使與朴皆貶衡州司馬卒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以疾解後累遷左諫議大夫崔胤判度支表以

自副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帝疾宦人驕横欲盡去之偓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舍垢可也宦人食度支者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嘗欲以當國偓辭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更附韓全誨周敬容皆忌胤胤聞名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

偓以為不可肯不納偓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為閹豎所圖矣偓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李彥弼見帝倨甚至飲殿中帝不平偓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又請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帝不用彥弼譖偓及渙漏禁省語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肯名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偓曰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教使衛兵為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鬬

闕下朝廷危矣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即許全忠入朝未及用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艴然出姚

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詒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偓甚

謹按通鑑輯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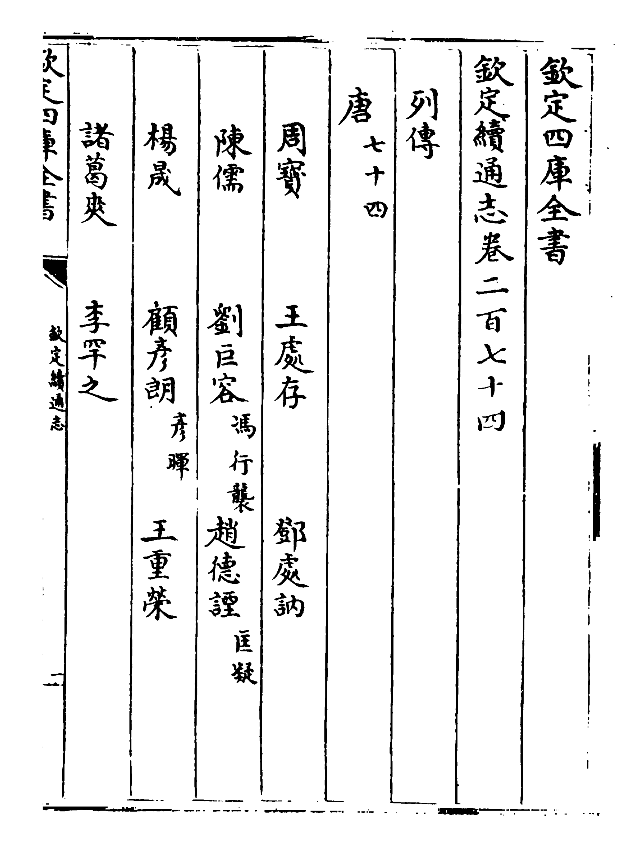
御批命相失當即上疏論列亦臣職所宜然若但斷斷以草制不草制爭之則茂貞所云書生禮數與夙何異二語詞雖俚俗識已深悉其矯情博直蓋唐世停草裂麻痼疾相沿甚為蠹政之尤此雖起于下多僞臣實亦因於上無明主然爾時朝政固無一足加責備者矣

全誨誅宮人多生死帝欲盡去餘黨偓曰盡誅則傷仁願去尤者帝曰善崔胤請以輝王為元帥帝問偓它日累吾兒否偓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雺王聞烏聲曰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

有是否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偓議附肩類如此偓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當敢初偓侍宴全忠肩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侍宴無輒立全忠怒偓薄已肩亦與偓貳會逐王溥陸扆帝以王贊趙崇為相肩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贊崇皆偓所薦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肩肩不為解乃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名為學士還

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兄儀字羽光亦以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偓貶之明年帝宴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三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四

列傳

唐七十四

周寶　王處存　鄧處訥

陳儒　劉巨容馮行襲　趙德諲匡凝

楊晟　顧彥朗彥暉　王重榮

諸葛爽　李罕之

周寳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為魯城令安禄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為平盧牙將每戰得攻魯城者必手屠之歴左賛善大夫從李洧以徐州歸天子父懐義檢校工部尚書天德西城防禦使寳蔭千牛備身為懐義軍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歴良原鎮使以善擊毬俱備軍將駢以兄事寳寳彊毅未嘗詘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目進檢校工部尚書涇

原節度使務耕聚糧黄巢據宣歙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蟠結柳超據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分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以京師陷將赴難益

募兵號後樓都以子璵統之孱不能馭軍部伍橫肆寶亦稍惑聲色不恤事以壻楊茂實為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生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郛署汙垣牖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將張郁以擊毬事寶光啓初賊剽崑山寶遣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將拓拔從討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衆稍集寶遣丁從實攻之郁走海

陵從實遂據常州董昌從義勝軍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詰使至江南貟田令孜埶震朝州縣嗣襄王下令捜令孜黨寶收詰及趙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佶為支使寶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為都統寖不禮寶寶銜之帝在蜀淮西絶貢賦謾言道浙西為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顯隙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荅曰平

時且不聞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高會時耶我非李康不能為人作功勲欺朝廷也駢遣人切讓寶亦詒絶之會部將劉浩刁頵與度支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叛寶方寢外兵格鬭火照城中寶驚出諭曰為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鍔田倍皆死浩奉朗領府事寶至奔牛埭駢饋以虀粉諷其且亡也寶抵于地曰公有吕用之難方作無誚我即奔常州依丁從實召後

樓都無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稜子建微攻從實聲言迎寶遂圍常州從實奔海陵鏐具橐鞬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騈爲畢師鐸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以杜稜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朗剖其心祭寶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爲天下高貲父宗以軍吏累除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遥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右軍鎮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

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黄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尚書左僕射督戰俄拜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西都統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興復功以勤王義舉處存為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為第一還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屬大將張公慶會諸軍捕巢泰山滅之進檢校司

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令孜討王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功不可改易不納趣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内而重榮拒詔處存臨事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彊其地勢也而易定介其間侵軼歲至及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賺鄰内撫民有恩協穆太原以自助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軋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謚曰忠肅三軍迹河朔舊事推子郜由副使為留後昭宗從之

累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敬攻幽州以瓦橋滹滱道祁溝關部畀叔父處直兵擾其尾令騎將甄瓊章次義豐而存敬游奕騎已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祁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處直壁沙河存敬軍河北挑戰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存敬遂圍定州部斬親吏梁汶移書存敬請盟餓而外郛陷部以其族奔太原克用表為檢

校太尉卒處直事具五代史　按鄭志列傳於其人其事牽連兩朝而兩史並見者皆刪其一蓋通史之例應爾新唐書末與五代史互見者甚夥今逐一裁勘其事多隸唐而沿及五代者則存唐傳而補輯歐史以終之其事昉於唐而繁於五代者則存五代傳其所未備仍掇唐傳以為緣起所貴人不複見而事特詳謹識起例於此

鄧處訥字沖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項防秋安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遂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戍校詢曰天下未定與君等安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推項為留後請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撫慰當是時

撫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即復置鎮南軍擢項節度使項悟不受命更為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為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高駢擢滿為裨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景思獵大澤中嘯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朗團軍推滿為帥景思為司馬襲殺刺史崔翥詔授朗州兵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落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先是陬溪

人周岳與滿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鬬欲殺滿不克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按五代史雷滿傳周岳與滿及區景思同起兵推滿與此異考處訥結滿以殺岳似為岳欲殺滿報復不應同起此得其實項既彊大且治人有恩哀顥窮率兵納之兵羸軍誘戰項墮伏中大敗淮西將黄浩殺項岳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礪甲訓兵積八年結滿為援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邵州豪傑蔣

勛鄧繼崇率兵三千斷龍回關殷說勛下之其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鐙趨潭州守者以為勛軍納之處訥方宴執而殺之項字公謹滿字秉仁岳字峻昭滿不修飾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

按五代史不紀彥威即襲破江陵亦以為滿時事未知孰是

閻京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墟落數千里無

人跡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以逐彥威據江陵匡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後為馬殷所攻彥恭奔淮南

辛

陳儒江陵人世為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彥謩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召還以彥謩代彥謩與監軍朱敬玫不平謀殺之敬玫覺先率兵入其府彥謩方寢縋城奔親軍壘不得入見害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曾琪慰撫容戒曰若

敬玫可誅誅之敬玫盛兵出迎元錫等不敢發而還復詔鄭紹業為節度使逗遛不進敬玫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進檢校右僕射敬玫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會紹業將申屠琮援京師歸儒告以忠勇撓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衆奔澧州琮追斬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顓軍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

度副使共擊滿師德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既又刦還囚之瓌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戮幾盡時以楊玄晦代敬玫監軍召敬玫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敬玫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暴衣紈繡不可計瓌見心動遣卒賊之刺其腹死秦宗言來寇馮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瓌覺之殺匡而絶儒食死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疫死者爭啗其尸軍中甲鼓無遺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

德諲攻之瓌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滿章解其圍明年德諲又至城遂陷瓌死人無識者併尸于井復州長史陳璠斷瓌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為州大將龎勛之反自拔歸授埇橋鎮遏使射死浙西叛將王郢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團練使黄巢亂江淮授蘄黄招討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還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扞巢

屯圍林巨容守荊門關與賊戰巨容偽北巢追之伏興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為富貴地故巢復熾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巨容膺閫外之寄賊方敗竄有會可乘正當悉銳窮追以靖伏莽乃忽詐國家負人欲留賊以圖富貴曹全晸既統舟師渡江聞除書而遽返致賊氛復熾江東二人之罪固不可勝誅然所以致此者豈非僖宗不能整飭紀綱國政日壞而尚專務遊嬉其獲罪祖宗較之二人為尤甚也

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

之掇南面行營招討使羣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明吏治僖宗在蜀公卿多因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為禁軍所逐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諲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黄金高駢客之為呂用之所譖亡奔襄漢駢遣吏捕得生見巨容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襄州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

紀元年殺巨容夷其宗生并死

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為州校中和初鄉豪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城行襲士江澳澳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為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既渡江吏出迎伏興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燁據均州巨容因表為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貢道劇賊據險劫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

楊守忠表為行軍司馬使領兵搤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即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逆戰破之以金州為戎昭軍擢行襲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遣中人二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為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

州隷之宗朗不能守焚郭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别將屯金州行襲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為隷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廢戎昭軍行襲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敬（從五代史補輯）

趙德諲蔡州人從秦宗權為右將以討黄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啓初與秦誥鹿晏弘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

留裨將王建肇守之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諲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即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王卒子匡凝嗣

匡凝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即授節度使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全忠之敗清口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遏使度軫奔全忠

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璘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璘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匡凝懼乞盟全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洪留之紳亡歸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將苛㺃為解遣兄賢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州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殺賢洪懼遂奔行密天祐元年封匡凝楚王時諸道不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全忠

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為國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筠勸絶全忠全忠怒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遣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汭敗匡凝取江陵表匡明為荆南節度留後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因不遣敗荆南救兵全忠循江而南師厚繇陰谷伐木為梁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

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耶匡凝曰僕世為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案匡凝對行密數語具見忠盡今從五代史輯補）筠自殺全忠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三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分其衆為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遂有荊南匡凝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於蜀（案新唐書趙匡凝傳下有楊守亮一傳守亮乃宦者楊復恭假子依附建節與

諸藩鎮不同且復恭假子守信守貞守忠皆為節度使不應獨為守亮立傳其傳中事亦與復恭傳大槩相同今略取其異者入復恭傳本傳從删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擿使亡去隸神策軍為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朱玫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守大散關玫兵攻關晟數卻戰潘氏遂大敗内外無固志帝更徙興元晟西襲文州遂刺史據成龍茂等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

守彭州晟擊建無功且畏圖己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凡弟合謀拒建掠新繁焚漢州又攻東川顧彥暉為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晟假子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開門決戰大敗遂約降建饋十羊晟曰以我為机上肉乎不出建築甬道屬陴以入斬晟首晟有仁心下懷其恩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毋事之周請為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晟將安師建既就執建顧曰

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誚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再三不荅乃戮之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並為天德軍小校黄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彥朗累遷右衛大將軍光啓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劍門陳敬瑄使吏奪其節彥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彥朗擅興兵掠西境詔和之乃得到軍署彥暉漢州刺史初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欲逐之建聞

合漢洞豪酋取閬利二州彥朗與建雅舊陰助皆讓建攻成都彥朗挾故憾與并力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畨後明年為節度使中人送節為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彥暉告急於建建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須再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取建數有吞噬心以彥朗婚婭久未忍及彥暉交愈疏境上關賦相稽詬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楊守亮遣楊子彥戍梓執建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

王公何以見討君為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即解縛更養為子改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綿州守厚走得彥暉節時詔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節度使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建赴行在建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即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敢出但遣人塞舟路建遂擊取巴閬蓬渠通果龍利八州帝遣中人為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解彥暉謀窘因大略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亦欲爭其地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

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華洪率衆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圍遂固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養子瑤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劒號𤸧𤺋賓佩之使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葢𤸧𤺋賓衆曰諾及圍急瑤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琛曰爾非我舊可自求生指頹垣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諸將皆死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太和末為河中騎將從石雄破

回鶻終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伺察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訴於中尉楊𤣥寔𤣥寔怒執重榮讓之具言其狀𤣥寔歎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吏擢府右署稍遷行軍司馬黄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内憚重榮表以自副地迫賊調取横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脇説都曰我所詭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衰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亡

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潏間道慰其軍重榮率官屬奉迎潏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為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潏吏趣具騎潏即奔還重榮遂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

之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重榮擁河中重鎮戰守皆有可憑何至望塵降賊真所謂亂臣賊子也迨困於調發始驅殺賊使擊敗賊兵顧藉口於歷節紓急所謂欲蓋彌彰其將誰欺乎

即拜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俘賊將李詳於華州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温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漕重榮選兵三萬攻温温懼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温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為同華節度

使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
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
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
建遣使與李克用連和克用使陳敬斯總兵自嵐石赴
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授檢校大尉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邪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
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建請二池領屬鹽鐵重榮不
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於有司斥所餘以贍軍天

子遣使諭旨不聽令孜從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遺克用書紿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玫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熅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

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太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縑十萬願討玫自贖重榮遂斬熅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嘗辱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推立重盈重盈前已為汾州刺史黄巢渡淮擢陝虢觀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即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陝虢節度事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瑯邪郡王父子兄

弟相繼帥守而從子蘊亦為忠武節度使乾寧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繼重榮故推為留後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中上言珂本家蒼頭請選大臣鎮河中又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請婚於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為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王行瑜李茂貞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珙詔已授珂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怒使其弟行約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氏三鎮銜帝之却其請也連兵犯

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吉王囙請授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三鎮瑤珙引兵去克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行約走京師與弟行寔謀挾帝幸邠茂貞養子繼鵬欲以帝幸鳳翔兩軍合譟京師大亂帝出幸石門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璠會克用軍以扼岐陽茂貞斬繼鵬傳首以謝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為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為糧料使帝既還加珂檢校司空為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

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珙珙戰數北珙任威虐殺給事中王柷等十餘人人有罪輒刳斮以逞柷故常州刺史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名道出陝珙謂且柄任厚禮之柷鄙其武暴不降意旣宴盛列珍罍音樂珙請於柷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柷不答珙勃然曰天子名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光化二年為部將李璠所殺贈太師詔陜州寃死者有司弔祭存問其

家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諷荆襄青徐諸道請巳為都統以討行密帝依違未報而珂與太原鎮定諸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繇是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帝為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色屢陳討賊謀旣及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彊不敢加兵及王鎔詘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以兵數萬渡河由含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絪

戍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珂乞師太原為細所遮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帝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而朱公不顧約以攻敝邑敝邑亡則邠岐非君所保天子神器敛手付人矣宜與華州韓公出精鋭固潼關以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恵我西偏地以為扞守蒲請公自有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珂益蹙會橋毀

潛具舟將適夜諭守兵無肯為用者牙將劉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請斷臂自明珂出問計荅曰若夜出人將爭舟一夫鳴張禍繫其手旦日以情諗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否則名諸將行戍以緩敵徐圖所向上策也珂然之明日登城語存敬曰吾於朱公有丈子離君姑退舍須公至吾自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印內存敬軍樹大幡城上遣凡璘與諸將樊洪等見存敬存敬解圍而戍以兵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

事重榮約為甥舅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過重榮墓偽哭而祭次虞鄉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若以亡國禮見黃泉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聯轡以入居旬日以存敬守河中舉珂室徙於汴後令入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為縣伍伯令笞辱之乃亡命龐勛反入盜中為小校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湯羣

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李琢討沙陀於雲州表為北面招討副使徙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黃巢犯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偽署河陽節度使間道奉表自明詔拜節度使累授京師東南面招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溫為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解甲就舍伏發悉棄鎧馬奔還至修武為魏博韓簡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玠戍河陽自攻鄆時中和二年也

河陽人誘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玠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簡陰窺闕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禎間衆之隙引其軍先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詔爽為東南面招討使代秦宗權爽雖興庸廝善吏治累擢檢校司空光啓二年卒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爽子仲方為留後為蔡賊孫儒所攻奔於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為浮屠行匄市窮日無

所得抵鉢襪祗袯去聚衆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摩雲山避亂羣賊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李摩雲隨黄巢度江降于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爲秦宗權所迫奔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爽署懐州刺史爽伐宗權即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使捍蔡李克用脱上源還罕之迎謁厚相結罕之因府爲屯會孫儒來攻走保澠池東都陷儒焚宫闕剽居民去爽遣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

劉經張言共立奕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擅殺璆軍中不悅經間衆怒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經追擊反為所敗乘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罕之屯鞏將度汜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衆匄援河東克用遣安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為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詔與蜀籍又表言為河南尹東都

留守按五代史罕之與言皆附于梁與此互異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秆部卒日剽人以食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廥稍集罕之仰以給求之無涯言不能厭罕之拘河南官吏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為罕之邀頡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數出鈔懷孟晉絳無休歲人匿保山谷出為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里無舍煙克用討王行瑜表罕

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燕
侍中罕之恃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為請
克用不許曰鷹鸇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
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
用曰志勤死懼它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
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
守將送款于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
與嗣昭戰含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

之罕之暴得病不能事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

辛于行年五十八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四